

【有所思】

## 亲爱的大白菜

□雪樱

冬天,约等于大白菜。这并不是说其他蔬菜诸如萝卜、土豆、菠菜等不重要,而是大白菜在冬天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。对北方人来说,没有大白菜的冬天是不完整的。

记忆里,我上小学那会儿,每年立冬时节,家属大院里的人们就开始着手两件事:储白菜,买煤炭。那时候,单位的三轮车成为抢手货,左邻右舍借用要排队,也有两家合伙去八里桥批发市场买白菜的。一个在前面努着劲儿蹬车,时不时站起身,热得棉袄敞开怀;另一个在后面握着舵推车,时不时搭几句话。一路上,打招呼的、问价格的、跑上前搬棵白菜瞧瞧品相的,络绎不绝,只见上空浮动着一团团白汽,像刚出锅的白馒头那样暄暄的、胖胖的,形状各异,却转瞬即逝,只有熟悉的声音还在我的耳畔回响。

一个人的出生不是开始,开始是在产生记忆的时候,声音、味道、颜色等构成记忆图谱。循着声音的绳索,我仿佛回到1992年的那个冬天,一个身着红棉袄,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,一蹦一跳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心里惦记着母亲中午炖白菜放五花肉了吗,还是又说没买到肉呢?那会儿我和母亲的户口还在农村,父亲工资低,吃饭得精打细算。母亲是过日子的好手,赶一次集买肉,回来匀成几份,炖大白菜、炒雪里蕻、做水饺馅,能吃好几顿,像过年似的,特别满足。

父亲在厂里负责送货,母亲经常说,“你爸干活累,天冷,得让他吃好了。”父亲是南方人,顿顿离不了米饭,他的口头禅是“又蒸干饭了吗”,大米干饭好像是刻在他体内的DNA,到死都无法更改。每当放学回家,还没进门,一股浓浓的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,卤水豆腐杂糅着白菜、米饭的香气,厨房里高压锅上的安全阀像只快乐的哨子,转着圈作响,阳光透过窗户倾倒进来,整个屋子幸福得叫人忘乎所以。我顿觉体内的灯渐渐亮起来,变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童话城堡。楼下传来自行车晃铃铛声,我知道父亲下班回来了,饭菜依次摆上桌,一家人围坐吃饭。此刻,那只祖辈传下来的大瓷碗就是宇宙中心,盛满白菜豆腐粉条,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的陪衬下,白菜身价飙升,豆腐香甜,粉条Q弹,白菜鲜香,筷子根本停不下来,很快暖流遍布全身,直到微微出汗。

如果说镬气是粤菜小炒的灵魂,那么菜气则是炖大白菜的灵魂,汲天地之精华,蕴家常之味道,仅这一道菜就能撑住场面,叫人大快朵颐,且百吃不厌。

父亲从小不吃肥肉,遇到肥肉总会从碗里挑出来。如今我到了他的年纪,也一点不沾肥肉,不知不觉活成了他的模样。

大白菜,它的前缀绝不能丢了“大”字。大是它的美德,是它的精神,也是它的慷慨和包容。哪一道菜肴能像大白菜那样,可以同时拌、炖、炒、涮、煮呢?大文豪苏东坡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,东坡肉、东坡羹流传后世,东坡羹里就有白菜,他对大白菜情有独钟,在《雨后行菜圃》里写道:“芥蓝如菌蕈,脆美牙颊响。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蹇掌。”他一连用了两个比喻形容长在菜圃里的大白菜,颜色洁白如羊羔,呆萌、圆胖似刚从土里伸出来的熊掌。把白菜比拟成动物,简直后无来者。

我的女友晓飞和她的男友,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在城东郊区租房,冬天没有暖气,自己生蜂窝炉子,晚上下班回去做饭,买一棵大白菜能吃一个星期。我问她怎么吃法,她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。先吃白菜叶,炖猪肉粉条;再吃菜帮子,用热水焯一下后凉拌,放上点芥末。那段时间男友去外地出差,她天天吃凉拌白菜,清脆爽口,健胃消食,她直说减肥功效很好。遗憾的是,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,但一起吃白菜的那段旧时光,在记忆深处凝结成一块不规则形状的琥珀。

大雪天,家里囤有几棵大白菜,让人心里不慌,哪怕吃不着,也足够温暖。待第二年立春,白菜从内向外裂开,绽出白菜花,柔柔嫩嫩,吐出一抹鹅黄,摇曳出春的消息,似乎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:它已经“把活着欢喜过了”,留一缕馨香在人间。

始于菜、终于花,大白菜走完它默默无闻的一生,恍若临终之际完成使命交接,很快就被人们抛在脑后。听说,每年冬天胶州都会举办大白菜国际美食文化节,这就像是写给大白菜的赞美诗,有多隆重,就有多浪漫。

赶在雨雪天气到来前,母亲去超市买了几棵大白菜。她腰椎突出压迫双腿不能负重,路上遇见一位邻居骑着小三轮车去采购,顺道把她捎了回来,她心里乐开了花。望着那几棵长途跋涉而来的大白菜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场景:筒子楼的楼道里,冬天摆满了蜂窝煤和大白菜。放学回家时,我手里握着一截粉笔,沿着白色的墙画一道道波浪,断开的地方,整齐堆放着一排排大白菜,像是整齐列队的士兵,随时接受检阅。有的楼上邻居下班时抱回家一棵,过几天买了再还回去,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大白菜从不邀功,也不抱怨,它们的清白一生,值得我们永远好好学习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打开一个村庄的方式

□李晓

我去一个村庄访问。

村子临江。从江上远眺,灯笼树、橘树、槐树、松柏、枇杷、银杏、香樟、梧桐、皂荚、桉树,这些苍苍大树,是一个村子的草木家当,也汇聚成一个村庄浩大的气场。我在奇石嶙峋的山峰上俯瞰一江碧水,天青色的江面上,一艘客船“突突突”地前行,如传统老浆划开涟漪碧波。这时,我恨不能生出一双大鸟的翅膀,在高空翱翔,随一艘船去远行。

这个村子,有一个谦卑的名字,它叫小岩村。

12年前的春天,在远方一座城市的大街上,来自小岩村的阿梅开办了一家餐馆,经营的是家乡美食。那些来自小岩村的食材,浸润着家乡山水的气息,也浸润着人在异乡的心肠。有一天,阿梅走在城市的街巷里,突然感觉肚子有些抽筋似的痉挛,学中医的阿梅起初以为是双腿神经性疼痛。但当天晚上,阿梅梦见了老家的村子,山上的那些树在风中喊出了声,阿梅,阿梅……阿梅醒来,一摸双腿,恍然中,故土大地村子里那些树的根须,穿过迢迢山河,蔓延到她的足下来了。

阿梅明白了,那是来自故土的神秘召唤。她对经营长途客运的哥哥说:“哥,我要回去,回村子里去。”哥哥就一句话:“好,回去!那里才有我们的根。”

17岁那年,阿梅考上了城里一所中医学校。她如一只欢快的蝴蝶,捧着录取通知书飞奔在山林里。患哮喘病的母亲扶在一棵柏树上,朝她笑着招手,忙着耕作的父亲放下锄头,大声喊:“杀鸡,请客!”柴火熊熊中,大铁锅里的鸡汤香透了一个院子,乡民们为阿梅祝福送行,土碗里是来自家乡吊龙滩的老酒。那天,平日很少喝酒的父亲也喝得微醺,他拉住女儿的手说:“看来,我给你打的锄头,是派不上用场了。”

毕业后,阿梅去了大城市的医院工作,后来辞职,去另一个城市,做起了餐饮生意。这些年来,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安然生活着,表面平静无波,但故土大地始终对阿梅有着神秘脉冲一样的吸引力。

阿梅从异乡回到家乡村子的时候,正值落英缤纷的暮春,她一家一家去拜访村里的乡民,想把草木葳蕤中的土地流转经营起来,把飘香的山货卖到更远的地方去。

阿梅明媚的笑容,融化了山民们执拗的心肠,他们把期许的目光落到了阿梅身上:阿梅,我们听你的。

深秋,山里的草木气息牵引着我的脚步,我到小岩村访问,来到了阿梅在山中开的民宿。天蓝得快融化,江水轻吻绿岸,竹篱围院,木香漫漫的民宿里,一个城里来的妈妈正给半岁大的婴孩哼唱山里民歌,婴孩睫毛闪动,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发出星星之光。年轻的妈妈告诉我,这几天,孩子在城里晚上常常哭闹着不睡,于是她驱车来到城郊的山上,遇见了这间山里民宿,有种一见如故的亲切感,于是她

带着孩子果断入住。入夜,凝望星斗在蓝色天幕上闪烁,山里草木吞吐的气息中,年轻的妈妈和孩子都有了婴儿一样的睡眠。

还有不少在城里深夜惊醒,望着天花板煎熬着等待天光开启的人,相遇在这间山里民宿。住上几日后,也治愈了失眠的毛病。

被治愈的,是焦虑的心情,还有如墨汁一样被浸染的灰色情绪。阿梅说,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一个焦虑情绪无法控制的人,但故土山水的深深滋养,把她给彻底治愈了。

我问阿梅,你那时到底在焦虑什么?阿梅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。

我去阿梅那瓜果累累,蔬菜婆娑的园子里漫步。一个在地里劳作的本地山民告诉我,阿梅如春燕衔泥一样一点一点垒起了她的园子,但艰难时期,阿梅也曾经想到过放弃。

这个山民回忆了一件事。有一次,阿梅去收取乡民们的蔬菜瓜果等山货,她对乡民们说,这或许是最后一次来了。乡民们大惊,一个老奶奶摩挲着她的手,眼泪汪汪地喃喃道:“孙女啊,你又要去大城市了吗?”阿梅点点头。围上来的山民们望着阿梅说:“阿梅,你收我们的山货,我们先不要钱,等你今后情况好了再给我们不迟。”中午,一个山民取下舍不得吃的一块腊肉,在柴火灶上炖了,留她吃了一顿喷香的午饭,那个山民说:“阿梅,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,就有你的!”一句话,让阿梅暖透了心肠。

阿梅告诉我,在她7岁那年的梦境里,她在老家山上建了好多绿色的小房子,分配给乡民们每家每户。她从梦里笑着醒来。

很多城里人来到阿梅的园子,一见倾心,一见钟情。在园子里,吃最地道的山里土菜,围炉用泉水煮山茶,也可以临风望江怔怔发呆,忘记时间的流动,抹去岁月的痕迹。阿梅告诉他们,这是我的庄园,也是你们安放灵魂的家。

今秋,阿梅的一个读大学新闻系的侄女,回家为姑姑拍摄了一部短片,原汁原味记录了她一天的生活。在短片里,我看到一个镜头里的画面:一身布衣的阿梅,清晨时挎上篮子,背着背篋走出园子,她是去收取山货,然后在网上直播帮助山民们销售。经过村里古寨石门时,旁边山石上有摩崖石刻,阿梅仰头望着石刻上的模糊字迹,陷入了沉思。

在阿梅的这个村子,还有一座古墓,那里葬着一位隋末唐初的名将,他看守着村子,护佑着乡民们世代安宁的生活,也是一个村庄厚重历史的一页。

阿梅说,她打开一个村庄的方式,用的也是学中医时所学的望、闻、问、切。望,是一眼望出去的大地之上的绿浪滚滚、村民们的张张笑脸;闻,是清冽江水清洗过的鸟声啾啾;问,是问山问水问景问人时来自心房的回音;切,是村庄的脉搏,它的心跳与村人的心跳,是那天人合一的美好相融。

择一村而终老,这也是我梦想中的生活。